

楊柳風

朱琪英譯

北新書店版

楊 柳 風

朱琪英譯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936

1936. 2. 付 排
1936. 3. 出 版
1—1500

版權所有

每冊實價六角

序 言

我譯完這本楊柳風，使我聯想起幾件事要告訴我們小朋友作爲殷鑒。去年我在松江，一位美國女士對我搖頭太息，講到美國的壞現象，就是青年的汽車迷她的姪子在大學畢業，要求他父親買一輛汽車。他父親說沒有錢，除非把住房賣去。她姪子竟回答，『賣去住房吧，我只要有一輛汽車。』像他這類不事生產，沉醉於汽車的青年，不可勝數，美國自從出了一位汽車大王福特，銷貨很廣，國內差不多大半人有自備的汽車，對於交通事業上固然幫助不少，但是另一方面消耗重，冒險大，往往有得不償失的恐慌，似乎社會種種罪惡也跟着汽車多起來，凡事有利必有弊，這也是一定的道理。

我記得一位自費留學生因汽車肇禍的事。他在美國四五年，除了開汽車外，一些沒有學到什麼。他一到美國，感受物質的誘惑沒有進學堂，買了一輛汽車學開，他簡直像這本書上的青蛙那樣廢寢忘食的喜歡汽車；他很靈敏，不多幾時得到憑照，准他在各處駛行。一次晚上宴會之後，他負醉乘車歸寓，在路偶一不慎，把人家店面撞壞，被關入警察局，要求懲戒，賠償損失，警察局判罰數千金。他身在異鄉當然沒有這許多現款，便拍電報到家請父親速即照數電匯，纔得釋放。領事知道他不讀書，專事游蕩，飭令回國。他父親費了巨款，使他留學，盼望他學成歸國，造福家庭，有功社會，不料錢都被他冤枉花在無益的事上，而在外國留下一個被人輕視的壞名譽。

他回國後，不是像青蛙那樣勇於改過，恐怕他也沒有像青蛙所有的，那樣忠直的朋友規勸他，勉勵他，他依舊縱情聲色，日夜不歸，母

親妻子相繼被他氣死。他的鐵石心腸還是不知感動，但是『多行不義必自斃』，這是天然的果報。不久他和一般酒肉朋友在上海熱鬧的馬路上乘着汽車兜風，對面來了一輛更大而有力的汽車，向他們連發警告，教他們讓路；他們得意忘形，不顧一切地衝上去，以致砰然一聲被前車撞倒。說也奇怪，車裏四五個人獨有那崇拜汽車的留學生頭部受傷，醫治不及，竟死於他心愛的汽車底下。

我又記得一個不務正業的執袴子弟，家裏養了好幾匹馬，他整天騎馬出外游蕩，對於家庭不負責任，因此接連遇到不順利的事，家產蕩然，馬都賣去，但是他惡習不改，常向馬行借馬騎行。最後他借得一匹不馴服的強馬，他自恃老練，用力按住馬頭，那馬動怒，舉起前蹄把他一踢，適巧踢中他的笑腰，他哈哈大笑幾聲，便倒地氣絕了。他年紀還不滿四十歲，因為染有不良的惡習，以致死於非命。

汽車和馬用來得當，原是有益於人的，然而一個人若不知節制，專爲放縱一己的私欲，那就終於要受到危害，所以古人說：『欲不可縱，樂不可極』。我們應當學知怎樣利用這類東西，幫助我們的事業，不可以反被束縛，做牠們的奴隸。

薛琪瑛。 五月十二日

代 序

去年冬天在一個朋友那里見到英國密倫 (A.A.Milne) 的著作：論文和兒歌，覺得喜歡，便也去定購了一本論文集，名叫這沒有關係 (Not That it Matters, 1928 九版)，其中有一篇金魚，我擬作了一篇，幾乎闖了禍，這固然是晦氣，但是從這里得來的益處卻也並不是沒有。集裏又有一篇文章，名家常書，乃是介紹格來亨 (Kenneth Grahame) 所作的楊柳風 (The Wind in the Willows, 1908) 的。關於格來亨，我簡直無所知，除了華克 (Hugh Walker) 教授在英國論文及其作者中說及，「密特耳頓 (Richard Middleton) 的論文自有牠的地位，在那里是差不多沒有敵手的，除了格來亨君的幾本書之外。」密特耳頓著有論文集前天，是講兒童生

活的，所以這裡所引的格來亨大約也是他的這一類的書，如黃金時代等，但總不是我所要知道的楊柳風，結果還只得回來聽密倫的話纔能明白。可是他也不肯說得怎麼明白，他說「我不來形容這書，形容是無用的。我只說這句話，這是我所謂家常書的便是。」他在上邊又說，「近十年來我在保薦牠。我初次和生客會見常談到這書，這是我的開場白，正如你的是關於天氣的什麼空話。我如起頭沒有說到，我就把牠擠在末尾。」我聽了介紹者的話，就信用了他，又去託書店定購一本格來亨的楊柳風。

但是我沒有信用他到底，我只定了一本三先令半的，雖然明知道有沛恩（Wyndham Payne）的插畫本，因為要貴三先令，所以沒有要，自己也覺得很小氣似的。到了上月中旬，這本書寄來了，我不禁大呼愚人不止，——我真懊悔，不該吝惜這三九兩塊七的錢，不買那插

畫本的楊柳風。平常或者有人覺得買洋書總是一件奢侈的事,其實我也不能常買,買了也未必全讀,有些買了只是備參考用,有些實在並不怎麼好,好聽不中喫,但也有些是懶——懶於把牠讀完,這本楊柳風我卻是一拏來便從頭至尾讀完了,這是平常不常有的事。雖然忘記了共花了幾天工夫,書裏邊的事情我也不能細說,只記得所講的是土撥鼠,水老鼠,獾,獾黃鼠狼,以及獾施堂的獾施先生 (Mr. Toad of Toad Hall), 和他老先生駕汽車,鬧事,越獄等事的。無論這給別位看了覺得怎樣,在我總是很滿意,只可惜沒有能夠見到插畫,那想必也是很好的了。據書頁上廣告說明這本書,我覺得很是適切,雖然普通廣告都是不大可靠:「這是一本少年之書,所以因此或者專是給少年看,以及心裏還有少年精神活着的人們看的。這是生命,日光,流水,樹林,塵土飛揚的路,和冬天的爐邊之書。這與愛麗思漫遊奇境記

相並，成爲一種古典。」

楊柳風於一九〇八年出版，我得到的是
一九二九年本，已是三十一版了，卷首廣告密
倫的新著劇本癩施堂的癩施，註明即是根據
楊柳風改編的。恰巧天津有一位小朋友知道
我愛那楊柳風，便買了這本劇本來送我，省得
我再花錢去定，使我非常感激。我得到這劇本
後，又把牠從頭至尾讀完了，這是根據格來亨
的，卻仍滿是密作，所以覺得很有意思。序文上
有些話說得很好，抄錄一點在這裡：「有好些
隨便的事，只肯讓我們自己去做。你的手和我
的手都不見得比別人的手更干淨，但是我們
所願要的那捏過一捏的牛油麵包還是放過
我們自己的大拇指的那幾片。把格來亨先生
變成劇本，或者會使得他遍身都印上不大漂
亮的指痕，可是我那樣地愛他的書，所以我不願
意別人把牠來弄糟了。因此我接受了那提示，
便是我來改編楊柳風爲劇本，假如這是別一

種書我就以爲太難，只好辭謝了。」關於書中的土撥鼠，他說：「有時候我們該把他想作真的土撥鼠，有時候是穿着人的衣服，有時候是同人一樣的大，有時候用兩隻腳走路，有時候是四隻腳。他是一個土撥鼠，他不是一個土撥鼠，他是什麼？我不知道。而且，因爲不是一個認真的人，我並不介意。」這些話我都很佩服，所以樂爲介紹，至於劇本（及故事原本）的內容，只好請牠自己來說明，我覺得別無辦法了，除非來整篇地翻譯。

楊柳風與癩施堂的癩施的確是二十世紀的兒童（一歲到二十五歲！）文學的佳作，值得把牠譯述出來，只是很不容易罷了。牠沒有同愛麗思那樣好玩，但是另有一種詩趣，如楊柳風第七章「黎明的門前之吹簫者」寫得很美，卻也就太玄一點了，這個我懷疑是否係西方文人的通病，不過，我們自己既然來不成，那麼臚下的可走的路祇有翻譯了。這個實

在難，然而也顧不得牠難，——到底還是難，我聲明不敢嘗試，雖然覺得應當嘗試，從前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沒有迎合社會心理去給羣衆做應制的詩文的義務，但是迎合兒童心理供給他們文藝作品的義務，我們卻是有的，正如我們應該拒絕老輩的鴉片烟的供應而不得不供給小孩的乳汁。」這是民國十二年三月裏的事，七月二十日在土之盤筵一篇後記裏說，「即使我們已盡了對於一切的義務，然而其中最大的——對於兒童的義務還未曾盡，我們不能不擔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來給小孩們講笑話，」也是同樣的意思。實行到底不大容易，所以至今還是空話介紹，實在很是慚愧，而兒童文學「這個年頭兒」已經似乎就要畢命了。在河南的友人來信說，「在中國什麼東西都會腐廢的，如關稅和政治學說都印在初級小學一二年級課本上，那注重兒童個性，切近兒童生活，引起兒童興趣的話，便

是廢舊了。」這有什麼法子吧？中國的兒童教育法恐怕始終不能跳出「讀經」，民國以來實在不讀經的日子沒有多少，我介紹這兩種小書，也只好給有閑的朋友隨便讀了消遣長夏吧？

八月四日 周作人 於 北平。

目 錄

第一章	河邊	1
第二章	大道	28
第三章	荒林	54
第四章	野貓先生	78
第五章	樂歌	102
第六章	蛙先生	130
第七章	黎明的鳥語花香	159
第八章	蛙先生的冒險	179
第九章	航海旅行	205
第十章	蛙先生的第二次冒險	233
第十一章	痛改前非	264
第十二章	恢復家業	294

第一章 河邊

田鼠一早晨很忙,在他小小的家庭做那春季的清潔工作。先用掃帚,然後用拭塵布,於是提了一鉛桶白粉水,登上梯階,用刷子塗飾。直做到他背痛手酸,咽喉眼睛裏都觸着灰塵,滿身黑毛濺着白粉水。春回大地,一種神聖的熱情和無名的煩惱充滿各處,甚至透進他幽暗卑陋的小屋。無怪他要忽然擲下刷子





說‘討厭！’‘丟開春季的清
潔工作罷！’之類的話。他
甚至等不及穿上大衣，便
匆匆跑出去。上面好像有
什麼東西在劇烈地喚叫
他，他穿過峻峭的小地道，
走向車道，那裏是屬於一
般禽獸的，他們的住房比
較接近太陽與空氣，所以
他爬抓，掘地，攀登，將身子
擠上，又用他的小爪忙於

爬掘，對自己喃喃地說：“我們上去！我們上去！”
最後，轟然一響，他的鼻子已鑽入太陽光中，看